高麗史

五十七

列傳七

諸臣傳

李穡 [illegible]

鄭云寶

李崇仁

共六十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尹桓

尹桓軍簿判書秀之孫也忠肅時拜護軍忠惠立授代言忠肅在元復位黨獄起囚桓于巡軍奪告身杖流海島遂亡入元桓嘗與曹益清執忠惠所押宋八郎洪莊等囚巡軍莊挾前憾譖之放桓于漆原忠惠復位授同知

密直元授行省員外郎曹頔之亂侍從有勞
賜輸誠亮節輔理功臣號除贊成事元授行
省郎中王起新宮于三峴欲以奴婢實之命
近臣各獻有姿色一兩婢桓與康允忠孫守
卿等不得已皆曰唯命蔡河中適至王顧桓
曰卿等所議可語政丞桓愧不能言王促之
再桓具以告河中曰王雖不命臣等議已有
日況有命敢不奉承退謂人曰君上請奴婢
於臣庶古所未聞王嘗適桓妻柳氏出桓爲

江陵交州道都巡問使忠定初封漆原府院
君賜輸誠亮節宣力保理功臣號王嘗宴羣
臣桓詰致房提調郭珥以受賂事珥不應桓
攘臂毆珥左右止之不得恭愍朝復爲贊成
事尋判三司事賜輸忠協義同德翊贊功臣
號拜左政丞改門下侍中尋以罪流後召還
封漆原侯改封漆原伯復拜侍中賜推誠秉
義同德燮理翊贊功臣號桓本武人王命監
春秋館事賜玉頂兒。玉纓笠未幾罷辛禑三年

北元遣使授平章事六年復為門下侍中尋
以病辭不允十二年卒年八十餘桓美鬚長
大風儀秀偉歷事五朝三為首相家鉅富嘗
乞告歸漆原歲大饑人相食散家財以賑之
取貧民稱貸契卷悉燒之時方久旱水滂桓
田浸及人田大熟慶尚之民稱之不已謚忠
孝無子以孽女嫁南佐時佐特封宜城君卒
禑十三年卒
李成瑞

李成瑞雞林府人忠定朝拜密直副使恭愍
即位陞同知司事改尚書右僕射王避紅賊
南遷命為楊廣道都巡問兼兵馬使簽兵有
功興王之變從崔瑩擊賊又有功俱策為一
等又錄己亥擊走紅賊功為一等陞贊成事
尋以罪流于外明年召還後如元賀正元授
大尉監大卿王起正陵以雲巖寺為願刹給
寺僧米月三十石凡所供給無不至寺僧又
諸都堂請給餉客之需宰樞重違其請議給

轉輸都監米五十石成瑞在告吏奉牒請署
之成瑞嘆曰我年十三始仕二十九入宰府
今五十一年歷己亥之旱辛丑之賊凶荒亂
離其變極矣未聞有倉廩罄竭而俸祿不給
也今頒祿不給而於雲巖僧𡚒其所欲請養
居僧則與之請倉役夫則與之又給餉客之
費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國焉得不匱予
備員宰相不可不言遂不署初成瑞竊元輸
林學士承旨奇田龍妻為憲司劾免王召憲

官還其爵扶封月城君辛禑五年卒謚恭簡
妻朴氏初與辛旽通配徒役及成瑞卒又奔
于鄭天鳳憲司鞫而竄之竟不悛恣行無忌

李壽山 恬

李壽山遂安郡人忠惠時拜密直副使賜推
誠翊戴佐命功臣號封春城君恭愍元年趙
日新將作亂忌壽山遣其黨欲害之壽山匿
免後與蔡河中比拜僉議評理尋陞贊成事
又為行省郎中諸奇敗以黨流于外召封壽

春君出為東北面都廵問使定女真疆城再
遷三司右使判三司事加推忠保節翊戴佐
理功臣號蒙古伶人梁濟率其徒詣都堂奏
樂壽山曰有樂不可無歌乃呼漢女唱歌與
諸相極歡判事許佺竊檜山府院君黃裳嬖
妾惑之可為錯亂壽山與諸宰相會殿庭言
其狀相與笑噱聲徹御座王聞之曰李三司
老矣評論女色今可休矣都元帥慶千興却
德興兵凱還宰樞置酒慰之壽山被酒自擊

檀板以板拍諸相以為戲拍右侍中柳濯濯正色不言其輕率無儀類此為辛旽所譖罷尋復職朝廷使臣林密蔡斌謁文廟諸生揖林密答禮蔡斌不荅旋更揖諸生皆入舍斌怒壽山卽詭曰我國之禮於尊長不敢一時並揖斌悅壽山密令人促諸生更揖王見弑太后及慶復興欲立宗親李仁任欲立辛禑猶豫未決都堂相視莫敢發言壽山曰今日之計當在宗室仁任竟立禑禑二年卒諡恭

良恭讓立左常侍尹紹宗等上疏曰有功必
賞有罪必罰堯舜所以致治也玄陵無嗣晏
駕李仁任欲立辛禑大臣無敢有異議故判
三司事壽山獨請立宗室身雖已沒忠義感
人乞追加褒謚吊祭其墓錄其子孫以慰忠
魂從之子恬
恬恭愍朝登第累遷判典儀寺事辛禑時歷
禮儀典工判書陞密直副使改簽書密直司
事恭讓時進知司事八關會重房不禮於密

直司遂構隙交章相訟王皆留中不下怙心
嗛之一日王宴群臣夜分乃罷將入內怙辭
引王裾曰殿下不念定昌君時嬖國事將日
非矣何信豎兒而輕大臣乎遂脫帽投地曰
願還王此帽以手壞之王怒蹴其帽厲聲曰
怙使酒乃爾耶宦官姜仁富大護軍金鼎卿
執退之命下巡軍鞫之怙謂萬戶柳曼殊曰
爾為宰相負不孝不友之名臺省再論汝矣
何鞫我嬖敢諫非罪亦非使酒既而萬戶裴

克廉等至恬迎謂曰曼殊幾殺我今見公輩吾得生矣克廉等鞫問恬尚以諫君當如是克廉等白王曰恬實使酒王怒囚千戶金龜聯提控鄭之度羅克廉曼殊等萬戶以趙浚安翊柳珣金士衡代之召散騎金震陽軌義鄭興曰恬予之潛邸交遊也雖自擬於朱雲子陵固不如恬之頑率也命震陽興同巡軍鞫之恬曰叅直十三人上章請罪重房而左右皆重房故不聽信豎兒輕大臣國將不

國謂此也震陽等言李恬之發狂也備身扶
策之人不能捍禦請令有司明斷其罪王下
上護軍權維盧弼大護軍洪恕洪原誠等于
巡軍諫官又上疏請置於法我
太祖白王曰恬實有罪然其言出於狂直請
貸其死王杖恬一百流合浦管維等九人尋
以恬為慶尚道都節制使自此以後入
本朝

李承老 云牧

李承老陝州人忠穆朝以密直掌銓注坐受賄貶守寧海恭愍時知密直司事遷政堂文學以事貶于泰安王遣中使餞之未幾召還封江陽伯第云牧與辛旽比隣其女有姿色已適高漢雨云牧邀旽于家使女行酒旽悅而淫焉遂以云牧為鷹揚上護軍漢雨大護軍承老後為政堂文學承老嘗私妻第生子詐稱遺棄兒養之承老妻恐事覺汚家聲不形言色者二十餘年雖親近未之知也監察大

夫金漢貴執承老妻及第訊之皆服流承老
于中年籍其家以妻弟為承老所暴免之倭
寇喬桐云牧與將軍李蒙古大追捕坐怯懦
不戰繫巡軍云牧詭曰若不殲賊請受顯戮
乃復遣之齎糧四千餘石以行議者料其無
成果未獲一級有妖巫自提州來自稱天帝
釋妄言人禍福遠近奉之猶恐不及所至貨
財山積至天壽寺曰吾入京年豐兵息國家
太平若上不出迎我必昇天都人皆惑歸之

如市云牧率騎卒與臺吏執巫斷其髮因街衢獄杖而逐之官至典理判書以晚黨伏誅

黄裳

黄裳義昌縣人父后奇檜山君裳忠惠時授護軍恭愍初拜密直副使賜推忠翊贊功臣號陞知樞密院事王嘗召兩府曰聞卿等皆畜鷹犬然乎侍中廉悌臣對曰臣素不好且未聞兩府有畜之者王怒曰令甲方兵起民生甚艱卿等何不憂國而縱大鷹蹂禾稼乎

崇慶千興元顗皆好鷹犬故慚赦再轉判樞密院事錄誅奇輒功為一等御史臺劾崇通判密直辛貴妻康氏敗亂風俗請鞫之王愛崇驍勇且以有功只免官王避紅賊南幸崇從之為交州江陵道都萬戶與安祐等收復京都策扈從收復功俱為一等拜叅知門下政事賜推忠奮義翊贊功臣號尋陞贊成事羅封檜城府院君元以平紅賊功授奉訓大夫經正監丞復拜贊成事加賜推忠奮義輔

理翊賛功臣號辛禑時與諸將屢禦倭有勞
袁於父忌日娶元氏元氏亦以世家女夫死
未期無媒嫁袁憲司劾之請杖流遠州禑不
許止流元氏袁以善射聞於天下元順帝嘗
親引其臂觀之卒謚恭靖子允瑞

池龍壽

池龍壽史失世系忠穆朝補顯陵直恭愍時從
安祐等擊走紅賊又與祐等收復京城錄功
俱一等授判典客寺事轉典工判書賜揆義

宣力功臣號與安遇慶等却德興兵加賜推
誠揆義宣力功臣號拜同知密直司事累遷
僉議評理改知門下省事尋出為西北面上
元帥兼平壤尹初奇賽因帖木兒仕元為平
章元臣與遼瀋官吏平章金伯顏等據東寧
府憾其父輙誅將欲寇邊王遣龍壽及西北
面副元帥楊伯顏安州上萬戶林堅味與我
太祖往擊之以侍中李仁任為都統使屯安
州師至義州令萬戶鄭元庇崔奕成金用珍

等造浮橋於鴨綠江可並三四馬我
太祖與堅味先渡諸軍以次渡士卒爭橋有溺
死者凡三日畢濟是夕雷雨暴作衆皆疑懼
兵馬使李玖曰吉兆何疑諸將問其故玖曰
龍之動必有雷雨今上元帥龍其名而渡江
之日有雷雨戰勝之兆也衆心稍安師至螺
匠塔去遼城二日程留輜重賫七日糧以行
告諭遼瀋人曰遼瀋是吾國界民是吾民今
舉義兵撫安之如有逃隱山寨者悉爲名校

軍馬可害卽諸軍前告情使裨將洪仁桂崔
公招等領輕騎三千進襲彼見我師少易之
與戰大軍繼至城中望見落膽其將處明恃
驍勇猶非戰
太祖使李原景喻之曰殺汝甚易但欲活汝
权用其速降不從原景曰汝不知我將之才
汝若不降一矢洞貫矣猶不降
太祖故射拂其兜牟又使原景諭之不從
太祖又射其脚處明中箭退走旣而復來欲

戰又使原景諭之曰汝若不降則射汝面處
明遂下馬叩頭而降有一人登城呼曰我輩
聞大軍來皆欲降守將勸令拒戰若力攻城
可取也城甚高峻矢下如雨又雜以木石我
步兵冒矢石薄城急攻遂拔之賽因帖木兒
適虜金伯顏是夕退師城東張榜諭納哈出
也先不花等曰奇賽因帖木兒本國微臣昵
近天庭過蒙殊恩位至一品義同休戚天子
蒙塵于外義當左右先後效死勿去爾乃背

是忘義竄身東寧府以其父輙伏誅挾讎本國潛圖不軌年前國家遣兵追襲逃不血刃又不赴行在退保東寧城與平章金伯顏等結為心腹松甫里法禿河阿尚介等處團結軍馬又欲侵害本國罷在不原今舉義兵以問又與金伯顏等誘脅小民堅壁拒命哨馬前鋒生獲金伯顏外哈剌波豆德左不花高達魯花赤揔管頭目盡行勦捕賽因帖木兒又逃不着罪其所投各寨即捕獲飛報如有

隱匿者鑑在東京又標金後州等處曰本國
與堯並立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而賜之履
西至于遼河世守疆域元朝一統釐降公主
遼瀋地面以為湯沐因置公省叔季失德天
子蒙塵于外遼瀋頭目官等罔聞不赴又不
修禮於本國即與本國罪人奇賽因帖木兒
結為腹心嘯聚虐民不忠之罪不可逭也今
舉義兵以問賽因帖木兒等據東寧城恃強
方命大軍所至玉石俱焚噬臍何及凡遼河

以東本國疆內之民大小頭目等速自來朝
共享爵祿如有不庭鑑在東京翼日師次城
西十里是夜有赤氣射營熾如火日官盧乙
俊曰異氣臨營移屯火吉時萬戶裴彥等擊
高家奴于石城未還欲留待以乙俊言班師
初城陷我軍火倉廩殆盡由是軍中乏食諸
將請由直路龍壽不從欲觀兵循海邊還師
士卒大飢殺牛馬而食軍不得成列衆皆尤
之遂取徑而還恐有追兵野宿必令士卒各

佐涸剌馬罽納哈出果躡後行二日曰佐剌
與罽師行䜳齊不可襲也乃還三日師至松
站鎮撫羅天瑞得穀數百石以餉之師遂以
濟是役也風雪沍寒道途氷滑士馬多物故
者金伯顏者其父本國僧也嘗通濟院婢生
伯顏仕本國為郎將入元歷臺省至平章師
還至安州伯顏有不遜言斬之

羅世

羅世本元人也恭愍朝與諸將擊走紅賊錄

功爲二等累轉版圖判書爲喬桐萬户倭入
寇世逃還王怒命囚巡衛府辛禑初爲全羅
道上元帥兼都安撫使倭五十餘艘來泊然
淵踰狄峴寇扶寧縣毁東津橋使我兵不得
進世與邊安烈趙思敏等夜築橋以兵擊之
賊步騎千餘登幸安山我兵四面攻之賊徒
奔潰遂大破之尋判開城府事時倭寇江華
世上書曰臣非有文章可以華國又非衣冠
之後得處肉食之列常思効死以報萬一請

提兵入江華擊走倭賊禑壯其志賜內廐馬
二匹又賜十匹分與麾下世與思敏李元桂
康永朴壽年等擊却之倭五十艘復寇江華
殺府使金仁貴虜千餘人又寇水原世與元
帥楊伯淵率戰艦五十艘擊走之世過江華
境有一婦匿水滸指示一家曰賊謀入彼世
疾趍圍而火之殺賊二十九人倭四十五艘
寇信州甕津文化等縣世與元帥趙仁璧沈
德符等擊之斬數級不克而退報于朝曰賊

勢甚强我師疲弱難以制勝請遣軍助之倭
又寇信州文化安岳鳳州世與德符梁伯益
朴普老擊之敗績封延安君為海道元帥倭
寇延安府世與金海君金庾以戰艦五十餘
艘往擊之又與庾擊倭于龍岡縣木串浦獲
二艘盡殺之又與德符崔茂宣等領戰艦百
艘追捕倭賊時賊五百艘入鎮浦口維船分
兵守之登岸散入州郡恣行焚掠屍蔽山野
轉穀于其船米弃地厚尺世等至鎮浦用茂

孝

宣所製火砲焚其船烟焰漲天賊守船者燒
死殆盡赴海死者亦衆世等遣鎮撫獻捷禑
喜賜鎮撫銀各五十兩百官陳賀及還大設
雜戲迎之賜世等金各五十兩裨將鄭龍尹
松崔七夕等銀各五十兩後拜門下評理倭
寇丑山島禑命世往擊之世不卽行禑怒繫
廣州獄尋釋之
金先致
金先致得培之弟以郎將從全羅道都巡問

使御濯擊倭手殺數十人累轉户部郎中恭
愍時從都元帥李嵓禦紅賊至西京賊勢甚
盛嵓欲令賊無資糧使先致焚府庫先致曰
若焚府庫賊乏資掠入國中非計也嵓怒責
之安祐在傍徐曰先致言是嵓從之賊平録
功爲一等圖形壁上賜土田臧獲選吏部侍
郎出按楊廣道宰相欲壞南京宮室移營白
岳先致將行奏曰前營南京人畜疲弊今後
壞之恐百姓觖望王驚曰予實不知乃宰相

自為耳郎命勾壞紅賊陷京從諸將收復官累密直副使出為雞林府尹時強盜繫獄連坐者百餘人久未決先致辨理全活甚衆封尚城君賜推誠翊衛功臣號陞同知密直為全羅道都巡問使辛禑初倭藤經光率其徒來聲言將入寇恐喝之因索粮朝議分處順天燕岐等處官給資糧尋遣密直副使金世祐諭先致誘殺先致大具酒食欲因餉殺之謀洩經光率其衆浮海而去僅捕殺三人先

致懼罪詐報斬七十餘人事覺編配戍卒前此倭寇州郡不殺人畜自是每入寇婦女嬰孩屠殺無遺全羅楊廣濵海州郡蕭然一空田先致激怒之也後封洛城君加賜推忠保節賛化功臣號退居尚州卒年八十一子鏈銓鈞

全以道

全以道從恭愍入元宿衛及王即位東還授郎將錄侍從功為一等除義成倉使王幸廣

明寺飯僧以不能供億杖罷尋復職後以禮部侍郎為慶尚道賑濟使還奏曰守令職在牧民苟非其人民必受病先王知其然守令必用登科士流令監務縣令皆出胥徒侵漁百端剝割生民敢望勸農桑修政教乎臣巡視義城縣有舊堤若加堰等雖暵旱可灌溉縣令不修等臣奉旨已杖之願自今凡守令專用士流王然之卒不能用累轉判典農事王之南幸福州也以道扈從王命以道簽兵

于洪州道又從諸將收復京城策扈從收復功皆賜錄券三善三介寇東北面以道爲知兵馬事從都指揮使韓方信禦之以道將兵六千守忽面忽面山谿險阻糧運不繼數請退守三關方信恐違朝旨不從三善三介逼忽面以道望風走時德興兵已據宣州與東北界隔一嶺若踰嶺則忽面已在賊後故方信不責奔敗使守三關三善三介又逼三關以道不能守和州以北皆沒及三善三介退

方信後使以道守忽面以道銜之以道徃褊
急每語人曰三善三介之深入主將退次故
也吾欲爲國家死守忽面重違主將節度退
守三關爲賊所乘監察司聞之欲按方信罪
王召監察大夫崔宰論方信無罪事寢

具榮儉

具榮儉初名貞綾城人居沔州性強狠喜殖
貨官累典理判書嘗以私忿壞人廬舍肆侵
暴繫行省獄對省官言又倨傲省官杖之恭

懟朝封沔城君初康允忠訪宰臣趙頎堅與
語頎堅妻張氏竊而美之及頎堅卒使婢請
允忠允忠不應婢三反乃往通焉後復有醜
聲允忠棄之柴儉初娶安珪之女生二子又
娶金子章之女生二子五女會金氏巳張固
邀柴儉私之因以為夫柴儉與柳濯等征高
郵張又多穢行柴儉還而絕之張怨之及奇
轍等伏誅元顯諸榮儉與左使韓可貴不捕
轍等支黨王命下二人巡軍張舅判事金成

與安祐申青等又詐于王嬌命斬之王知之
遣人止之使者到巡軍已梟首于市矣遂籍
其家尋許收二人屍還其財産張又通大護
軍李仇視為御史臺所鞫榮儉子偉與僖義

吳仁澤

吳仁澤恭愍朝從安祐等擊走紅賊錄功為
二等累遷上將軍又從祐等收復京城又與
崔瑩討興王賊錄功俱一等賜端誠亮節功
臣號後判密直司事與密直副使金達祥有

寵於王擅機密號為內相時國家連年興師帑藏匱竭德興兵又至有功者皆賞以官仁澤達祥首建議添設文武官遂典銓注赴征將士皆得超遷人樂從軍然請謁大盛賄賂公行工匠賤隸無不除授官爵大濫宰相有勸王南巡避難者王頗然之仁澤曰紅賊之難南幸而能收復者以其彼實猖獗故人人懷憤雲合致死而殲之德興非紅賊比所過皆為其民大駕一南都城以北誰從殿下者

今日之策親征爲上議遂寢王召瑩柳濯慶
千興曰吳仁澤金達祥濫典銓注遺棄賢良
進用親姻不記功勞惟視賄賂工匠之賤布
列中外僞知召災罔不由此予甚悼之當屛
諸遠方以荅天意時仁澤達祥方在都堂遣
中使宣旨流仁澤于淸風達祥于沃州國人
大悅仁澤子前軍簿判書英桂三司判官英
佐與其母卜於盲人石天祿曰崔瑩李龜壽
何時見斥天祿曰不久矣言洩乃流英桂于

杞溪英佐于川寧幷杖流天祿卒旽當國召拜知都僉議仁澤與千興等謀去旽事洩繫巡軍杖流尚州又杖流英佐于水原皆沒爲奴後仁澤聞旽必欲殺已與英桂英佐逃旽遣使楊廣全羅慶尚道搜捕又繫仁澤妻子判事王天桂養仁澤少子旽疑與仁澤同謀繫巡軍拷掠殺之尋獲仁澤杖配思利城烽卒

金普

金普全海府人忠定朝拜知密直恭愍初轉

僉議評理錄燕邸侍從功為一等賜忠勤亮
節臣輔功臣號提調義成德泉倉有倉奴附
倉官欲納布受信州租稅晋許之吏具牒詣
糾正鄭賻請署賻問之吏曰欲省陸運價錢
耳賻問信州去京遠近吏給曰七八日程也
賻乃署之後知為吏欺收其牒倉官共疾之
他日賻又見庫外別署米五碩詰之吏以羨
餘為解賻意倉官竊用告于臺晋由是積不
平訴賻於王繫巡軍尋釋之王遂罷義成德

泉官及監檢糾正稱內府庫別設提舉以掌之未幾召臺官諭曰聞卿等以革倉官欲劾金普予將復置勿彈諸道按廉期滿皆遞有李資者曾附普按楊廣道至是又附普請勿遞普白王下旨曰今農月不可煩驛騎但遞江陵道存撫普妻兄金隨新除江陵存撫故也資仍按楊廣普適居母憂時人語曰李資此行為金相聘喪也金鏞等忌普擅權謀斥之察訪崔淵希鏞意又惡資廉問資賄普物

多少遣人句取文書繫從吏逼令解去鏞恐
普復職誘人上書請行三年喪矯旨下都評
議司普因此久不復職既而封金寧府院君
奇轍等伏誅普以黨與逮捕杖流加羅山辛
旽用事引爲都僉議贊成事尋拜左侍中賜
忠勤亮節同德輔理功臣號普屢毁旽於王
旽譖普復罷之

邊光秀 李善

邊光秀恭愍時爲兵馬使國家以金羅軍須

漕運阻倭不得通選東北界武士嗣喬桐江
華東西江戰艦八十餘艘命先秀及兵馬使
李善分將往護之至代島有內浦民被虜者
逃來告曰賊伏兵伊作島不可輕進善不聽
鼓譟先進賊以二艘逆之佯退先秀等追之
俄而賊五十餘艘圍之兵馬判官李芬孫中
郎將李和尚等先與戰盡爲賊所殺諸船兵
望見喪魄投海死者十八九先秀善等觀望
不戰而退戰卒大呼曰兵馬使何弃士卒而

退耶願小駐為國破賊先秀等終不救士卒無所恃氣益沮喪由是大敗惟副使朴成龍力戰身中數矢所乘船僅全兵馬判官金承遠與判官金鉉散負李天生殊死戰賊追之不敢近賊船二艘忽從西横擊士卒不能支皆投水獨承遠力戰中數槍亦投水然善泅故得不死登船有一卒中矢亦投水援舷不能上承遠引登船晝夜手擢三日得到南陽府戰艦還者惟先秀善等船二十艘而已喬

桐江華東西江哭聲相聞光秀等竟不生國人恨之後辛晦諸光秀流三陟

鄭之祥

鄭之祥河東郡人因其妹往來于元值恭愍入侍隨從有勞及王即位驟遷至監察持平不諳事理為全羅道按廉入境遇勢家所使輒榜掠徇示諸郡一道寒心楚思不花本國人也入元有寵於順帝其兄徐臣桂為六宰第應呂為上護軍依勢作威福國人畏之不

花降香至本國所至縱暴存撫按廉多被辱

罵莫敢違忤至全州之祥迎候恭謹不花待

遇甚倨接伴使洪元哲有求於之祥之祥不

聽元哲激怒不花曰之祥慢天使不花縶縛

辱之之祥忿恚大呌綿州吏曰國家已誅諸

竒不復事元命宰相金敬直為元帥守鴨江

此使者易制耳若等何畏而不我救將見爾

州降為小縣也邑吏呼噪而入解縛扶出之

祥遂率衆執不花元哲等因之奪不花所佩

金牌馳還京過公州執應呂以鐵椎撾之數
日而死之祥來白王王驚愕下巡軍命行省
員外鄭暉逮捕全州牧使崔英起及邑吏等
又遣東蒲温貴内醞慰不花還其牌元遣斷
事官買住來鞫之祥王誅諸奇釋之祥爲巡
軍提控再轉户部侍郎御史中丞官至判事
卒性嚴酷凡殺死罪必遣之之祥妻寡居潭
陽爲婁賊所害辛昌時子從爲典理佐郎上
後讎策自請爲召募別監得兵百餘人隨朴

藏擊對馬島後改渾

任君輔

任君輔豐州人恭愍初拜密直知申事與大護軍卓五十四爭寵罷尋復職進密直副使宦者金伯顏帖木兒誣傳王旨以君輔為內乘提調事覺杖伯顏帖木兒流君輔于泰安郡又以君輔遲留移配濟州牧子既而召還奇轍等伏誅追捕其黨君輔祝髮匿三角山捕獲杖于市辛旽始用事引君輔復拜密直

副使遂與金蘭睦仁吾掌庶務于宮中寵幸
無比陞知司事賜誠勤翊贊功臣號又陞判
司事君輔雖因晩復相內懷慚愧嘗白王曰
崔瑩李龜壽等皆癸卯定亂功臣將宥十世
何罪貶黜且師傅本僧也雖國朝之人豈可
使賤僧爲政取笑天下王不聽君輔退謂人
曰予以累葉衣冠幸蒙上恩忝令政府使無
識僧得肆其姦後世其謂我何金普亦屢言
於王晩譖普羅相歆并斥君輔王曰普與君

輔同時復進今復無故盡逐人謂我與卿進退大輕不如綫之自是君輔雖在政府不復與聞國事及鄭樞李存吾以論旽見逐君輔潛救旽益嫉之會旽譖睦仁吉竄全州君輔言仁吉舊人不可以小失去旽因譖曰竒田龍之還燕君輔有密言主信之遂竄于驪興子巨敬

羅興儒

羅興儒羅州人骨貌輕猥善詼諧頗涉書史

學舉不第開塾舍以訓童蒙恭愍朝補中郎
將為影殿都監判官須鬢皓白督丁夫運石
手執旗竿登石上麾而呼之王悅累遷禮儀
摠郎以王命監造木蟠龍為殿門飾遂以技
巧稱陞同宰合遷同巽少卿撰中原及本國
地圖叙開闢以來帝王興廢疆理離合之迹
曰好古博雅君子覽之胷臆間一天地也遂
進于王王見而嘉之興儒能言前代故事王
愛幸常目為老生朝夕在左右或命賦詩或

戲語時賜御膳至手調羹予之興儒輒夸語
於人寫所賦命題詩送史館曰老臣獲紆上
知類太公之遇文王賜膳給札賦詩同太白
之遇玄宗豈無秉周柱董狐之筆者乎其自
飾要名類此憲司劾興儒盜用影殿之材免
其官辛禑初判典客寺事上書請行成日本
遂以通信使還之自辛巳東征之後日本與
我絕交好興儒初至疑謀者囚之有良柔者
本我國僧也見興儒遂請釋之時興儒年僅

六旬給曰吾今百有五十矣使人騈闐聚觀
至有畫像作譜而贈之者

睦仁吉

睦仁吉泗州人恭愍入元宿衛仁吉以中郎
將侍從及王郎伍錄功為一等又錄誅竒轍
功為一等累遷兵部尚書王避紅賊南幸仁
吉從行轉知密直司事仁吉素與典法判書
李子松有憾子松奉使如元都堂餞之仁吉
使酒扼子松吭而罵之監察司劾之仁吉訴

臺官于王典法司再劾之王不聽諫官田祿
生等上疏曰仁吉暗險麤暴起自微賤位至
宰輔挾功驕恣肆其狂暴陵辱子松憲司劾
之曾不知愧欲蓋其愆反訴臺臣是時殿下
之恩而蔽殿下之耳目也殿下豈可以負纔
微勞輕左右耳目之司乎非所以示公道也
王不得已罷封泗城君僉議監察典法復請
乃罷歸田里王遣人賜彩段二匹與王之變
衛士皆散無一人侍衛者難定王謂左右曰

人皆謂睦仁吉禹磾爲愚癡然二人在必不
逃難遂召仁吉還故事爲商議者雖與議國
政不得署文移一日會議諸相曰商議亦相
也同議而不署可乎商議金貴位在仁吉下
先署之旣而仁吉至嫌其先已乃不署評理
崔瑩怒白王令署之仁吉竟不從其恃寵倨
傲如此策巳亥平賊辛丑扈從功俱爲一等
拜僉議評理仁吉嘗夜徼巡有人走入魯國
公主從兄咎剌不花弟索之甚急咎剌不花

訴于王王怒辛旽恐仁吉白其兇詐乗王怒
譖之竄全州後與吳仁澤謀除旽事洩杖流
清州為官奴籍其家起拜賛成事辛禑時仁
吉與李竴李竱爭田有隙欲中傷之及池大
淵伏誅仁吉誣搆為大淵黨繫廵軍獄尋釋
之仁吉嘗在都揚言曰倭賊肆侵掠吾輩在
此飽食略不愧恥可謂有人乎仁任怒其言
逼己乃遣仁吉擊倭于全羅道六年大司憲
禹玄寶等誣劾仁吉陰畜異志削職遠流籍

其家尋卒于貶所

金庾

金庾金海人恭愍朝與諸將平紅賊收復京都錄功爲二等又策興王定亂功爲一等元之立德興也庾奉使在元國人在元者皆從之庾執節不貳及還拜密直副使賜推誠翊祚功臣號以旌之累遷知門下事辛禑時授判開城封金海君轉門下評理乳媼張氏之獄起庾責崔瑩抗君瑩怒白禑杖流合浦未

幾釋之久之陞賛成事與李子庸洪尚載等

奉使如

京師先是我使入朝由遼東輒不達故令庚

等航海而往海道險惡不及期

帝責庚等稽緩且曰向者汝國殺朕使臣又

弒汝君其權臣爲誰嚴加栲問庚以李仁任

對

帝引庚于內誘之曰汝先國王無子朕所知

今王誰之子庚不之辨明日本國宦者崔安

至興聖寺給庚從者段得春曰汝主所出庚
非已奏汝何諱耶得春曰庚言妄矣得春退
至鍾山寧國寺以語譯者鄭連仁任家奴亦
在行中聞之
帝流庚等于大理距天竺二千餘里明年放
還且許通朝聘庚等至禑賜酒勞之曰卿等
奉使　天朝竄于絕域跋涉二萬八千餘里
三年乃得生還予甚憫焉各賜鞍馬仁任家
奴以所聞得春語告仁任仁任白禑令贊成

事禹玄實密直姜淮伯鞫之流庚于清州連
于漢陽時人以為庚之還多賷錦綺紗羅不
賂仁任故獲罪尚載在海被倭寇囊槖一空
故免於禍尋許庚從便十二年復下庚獄杖
流順天府籍其家仁任戒押行吏徃還限五
日庚遂死敬天驛

楊伯淵

楊伯淵性便捷喜容飾貪財好色恭愍朝累
轉判閤門事奸判密直辛貴妻康氏康氏贇

成允成汝也憲司劾之罷職禁錮後為上護
軍從崔瑩定興王之亂策功一等驟遷密直
副使陞判司事出為西北面元帥擊倭于宣
州斬五十餘級又從我

太祖擊東寧府辛禑初拜門下評理時有邊
報瀋王率叛賊金義來伯淵為安州上元帥
與諸將往備之遼瀋草賊吳連李英寶崔奴
介等聞我國兵悉赴禦倭北境單虛遂率百
餘人渡江入寇伯淵捕斬連等四十餘人擒

奴介以獻時鴨綠江北壘有賊變國家疑金
義引胡兵來至是始知非瀋王兵乃草賊也
尋進贊成事提調政房時倭寇充斥以韓邦
彥金用輝慶儀爲楊廣全羅慶尚道助戰元
帥使伯淵督戰知密直洪仁桂副之民間聞
伯淵等來語曰寧逢倭寇勿逢元帥倭賊騎
七百步二千寇晉州伯淵與慶尚道上元帥
禹仁烈都巡問使裴克廉邦彥用輝儀仁桂
等戰于班城縣大破之斬十三級餘黨悉竄

山谷遣判事金南貴中郎將金五㝵獻捷禑喜賜南貴等白金各五十兩五㝵辭以無功不受都堂曰君賜不可辭五㝵曰然則既爲吾物請納都堂時議多之賜伯淵金五十兩羅絹鞍馬宫醞仁烈等六人銀各五十兩紗絹宫醞及還命兩府迎于天壽寺伯淵以功微賞重辭所賜金禑不聽曰賞猶未稱其功更命都堂宴慰之伯淵恃功頗驕矜李仁任林堅味等惡之嗾憲司劾伯淵潛通妻弟又

奪前判事李仁壽妾又夜遣數十騎圍鼓齋直成大庸母家強奸大庸側室爲尼守御者遂削職流陝州是夕宦者林甫韓軫矯旨召還使者爲巡綽官所捕瑩白禑曰上護軍全天吉嘗語臣云伯淵謀害兩侍中欲自爲首相請按治黨與禑命瑩朴普老李元紘張夏梁伯益都興善興臺省典法會巡軍雜治乃囚天吉軫甫前提學金濤善于獄訊之天吉軫甫皆服曰伯淵欲自爲左侍中以瑩守侍

中石成璘兼大司憲甫為班主惟濤不服被
搒掠絶復蘇者三至更拷問乃曰辭與天吉
等同復鞫天吉辭連石璘及知門下尹承順
判密直金用輝同知密直柳曼殊等即下四
人獄禑謂瑩曰毋以竪人妄語枉害諸相因
伯淵第三司左尹仲淵上護軍李淵密直副
使子淵及其親舊密直副使任毅辛庶典法
判書安得禧判事金南貴書淑卿李貴前直
門下洪琳前少府尹趙希甫等鞫之辭連洪

仲宣遣叛圖判書表德麟典法判書柳著殺
伯淵仲宣于流所又殺濤季淵軫南貴琳甫
淑卿梟首于市并籍伯淵仲宣濤軫家沒子
女爲奴婢杖石璘承順曼殊毅貴希甫有差
配戍卒子淵仲淵廉得禧放歸田里天吉彆
獄中用輝伯淵之妻兄也嘗與伯淵争田民
有隙瑩等以爲必不與謀釋不問瑩之斷此
獄形戮過重時人冤之

池湧奇

池湧奇忠州人恭愍朝累除三司右尹辛禑
初轉禮儀判書拜密直副使陞同知司事賜
輸城奮義功臣號出為全羅道都巡問使倭
寇長興府湧奇遣卓思清與戰于會寧縣擒
斬九人遷知密直司事又為全羅道元帥禑責
湧奇不能禦倭杖其都鎮撫尋進密直使羅
延為楊廣全羅慶尚道助戰元帥倭寇潘南
縣湧奇與元帥李乙珍進戰却之獲一艘焚
之斬九級賊投水死者亦多後以問下評理

二千石

爲全羅道都元帥尋改杢道都廵問使擊倭
斬八級以獻又與倭戰于鴈嶺驛力戰中矢
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擢門下贊成事賜中興功
臣錄券封忠義君教曰卿以英邁之資雄偉
之器常懷郭李之忠實兼關張之勇撫軍則
有拊循之效臨陣則有敵愾之功自玄陵賓
天奸猾用事禑昌父子實緣竊位濁亂紀綱
傷敗彛倫九廟震驚卿與侍中

李𤣥 太祖諱奮不顧身决義定策以予於王氏最
親俾承正統既墜之緒得以復續已絕之紀
得以血食其視平勃之安劉漢狄張之復李
唐為有光焉嘗命有司崇爵以封祖考立閣
以圖形像嫡長襲忠義之號支庶蒙永世之
宥錫之土田兼及臧獲尚慮功鉅賞微不足
勸後今賜卿銀錠馬匹緞帛俄判三司事龔
初之獄起憲司以湧奇為金宗衍黨劾流三
陟井邑民王仲明子益富湧奇妻族也出入

湧奇家自謂忠宣王孽曾孫定陽君瑀知之
以告遂捕之大司憲金士衡等言池湧奇與
於功臣之列誠宜盡忠輔佐反以妻之再從
兄弟王益富為忠宣王曾孫陰養於家不忠
莫甚願殿下誅益富收湧奇告身及功臣錄
券明正其罪於是下司平府鞫之絞益富與
弟得富及其黨十三人幸僧神照素善湧奇
密白王曰援立之功專在湧奇王信之右湧
奇甚力只收告身功券郎舍陳義貴等又言

池湧奇本系庸人寵遇旣極顧乃懷姦挾詐
潛通宗衍反逆之謀以忠烈王賤孽之後王
益富謂之宗孫將欲倚賴覬覦作分情見事
白令兵权職牒頋斷以大義明正典刑王曰
湧奇雖姦詐不忠烈已於祖眞前盟以宥及
永世不忍加誅義貴等復上疏極論憲司又
言湧奇以王氏餘孽潛匿家中愛養尊奉中
興之初稍有不道之言殿下卽位之後又不
首告安知乘時竊發戴以爲君而逞其不軌

之謀也王召鄭夢周趙浚議命杖百遠流籍家產四年許外方從便尋卒于貶所子有容

河乙沚

河乙沚晉州人忠惠朝擢第一人及第恭愍時爲江華萬戶倭船集東西江寇陽川遂至漢陽府燒廬舍殺掠人民王責乙沚及漢陽尹辛廉不能禦並杖配烽卒辛裪初爲全羅道元帥兼都安撫使乙沚無才行又有簠簋之誚賂權貴得任閫寄士林鄙之乙沚捕倭

一艘禑賜衣酒時乙沚簽軍於定額外又簽
煙户軍及别隼民頗失業體覆使郭璇還奏
之即罷新簽二隼柳濮代乙沚為元帥未至
乙沚輒歸晉州田莊倭賊二十餘艘乗間來
寇羅州焚兵船又燒營舍民户大肆剽掠禑
怒命繫致乙沚于巡衛府杖百流河東縣尋
釋之廷為雞林元帥初日本大内義弘謂其
先出於百濟以我為宗國嘗欲禁諸島倭侵
擾我疆會本國使韓國柱如九州請禁賊義

弘遣麾下朴居士以其兵一百八十六人與之偕謂國柱曰以我軍為先鋒貴國師繼之海賊不足平也至是倭寇雞林居士率兵與戰乙沚逗遛不救居士軍大敗得脫者纔五十餘人

禹仁烈

禹仁烈丹陽人恭愍朝累遷判繕工寺事辛禑時拜鷹揚軍上護軍出為慶尚道元帥兼合浦都巡問使倭入寇仁烈飛報偵卒言賊

自對馬島蔽海而來帆檣相望已遣兵分守要害然賊勢方張防戍處多以一道兵分軍而戍勢甚孤弱請遣助戰元帥時江華之賊逼近京都備禦不暇雖得此報同知所爲倭寇蔚州仁烈擊之斬九級又寇密陽仁烈與戰敗績典客副令崔方雨等數人死賊至靈山據險自固仁烈及副元帥裴克廉進擊不利又戰于栗浦斬賊將又斬十餘級獲馬六十餘匹我軍死傷亦多仁烈每戰獲賊馬兵

伏輒分與有功士卒爭死戰然賊倍於我故
不能敵請濟師禑遣我
太祖及三司右使金得齊知密直李琳密直
副使柳曼殊爲助戰元帥仁烈與賊戰于太
山新驛賊退仁烈夜遣精騎五百擊賊于沙
弗郎松吉賊潰爭舟墜水中矢者亦多我
太祖素得人心又士卒精銳戰無不克故州
郡望若雲霓還卒言賊船隱見海島不知多
少我

太祖行未至人心恟懼仁烈飛報繼至

太祖并日而行遇賊于智異山下相距二百

許步有一賊背立頫身手叩其臀示無畏以

辱之

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於是賊驚懼氣

奪即大破之賊衆狼狽登山臨絶崖露刃垂

槊如蝟毛官軍不得上

太祖遣裨將率衆攻之裨將還白巖高峻馬

不得上

太祖叱之又使

恭靖王分麾下勇士與之偕行

恭靖王還白亦如裨將言

太祖曰然則我當親往見之乃謂麾下士曰

我馬先登則汝等要當隨之遂鞭馬互馳觀

其地勢卽拔劒用刃背打馬時日方中劒光

如電馬一躍而登軍士或推或攀而隨之於

是奮擊之賊墜崖死者太半遂擊餘賊殲焉

未幾仁烈以病辭又出爲慶尚楊廣全羅三

道都體察使與倭戰中矢力戰破之遣人獻
捷禑賜酒及鞍馬尋知門下出爲慶尚道上
元帥兼都巡問使倭寇合浦仁烈與戰却之
斬四級仁烈中流矢我軍死傷者八十餘人
禑又賜衣酒倭寇蔚州淸道密陽慈仁彥陽
等地仁烈與克廉河乙沚吳彥戰于蔚州斬
十級獲船七艘賊入蔚州刈禾爲糧侵及機
張仁烈募兵夜戰于東萊斬七級又與克廉
朴修敬彥擊倭于泗州大破之殺獲百四十

餘人禑遣典理判書鄭南晉賜仁烈等諸將
酒是戰也有韓加勿者力戰斬五級遂沒於
陣都堂賻其妻子米十五碩布百五十匹倭
文寇到城縣登雄山頂樹柵自保仁烈與修
敬彥合圍攻之斬三十四級進賛成事商議
恭讓即位金佇獄起辭連仁烈臺諫疏論請
置極刑王不允但免官尋以仁烈爲雞林府
尹命趣之官仁烈曰臺諫交章劾臣請寘臣
一方以保餘生王曰若自求貶黜是實其罪

也臺諫交章論劾不已乃流清風郡又辭連彝初擊獄竟釋之自此以後入本朝

文達漢

文達漢平章事亮謙六世孫也辛禑時授大護軍累遷同知密直司事賜推誠翊衛功臣號進知門下事轉評理出爲楊廣慶尚道都體察使禑命之曰往察將帥勤怠士卒強弱其有逗遛不進者元帥則囚以待命餘皆直斷時倭賊千餘人陷沃州保寧等縣遂入開

泰寺據雞龍山達漢與王安德都興進攻之
賊齊馬登山公州牧使崔有慶判官宋子浩
與戰于仇岾子浩敗死達漢又與安德興金
斯革安慶朴壽年等戰于公州盤龍寺斬八
級後禑如元中浦至一水諸水方漲莫測淺
深禑躍馬欲濟達漢曰水之淺深未可知也
豈宜遽入俄有一人渡而射獸禑望見大怒
曰若果水深彼人飛渡耶文評理其誑我乎
即令達漢歸第禁其出入尋削職久之崔瑩

使密直副使崔鄲白禑曰達漢以愚直忤旨在家鬱悒乞許出入禑許之瑩在政房復達漢職禑見達漢名曰曩者鄲使金寶請宥達漢今已得免乎取筆勾去又削鄭寶職遂下鄲寶巡軍尋赦達漢拜評理加賜推忠翊戴輔祚功臣號陞贊成事憲司劾達漢憑藉外戚縱肆貪婪流合浦都瑩乞置近地移鐵原尋拜三司右使恭讓即位臺諫交章以爲達漢以李琳妹婿居中用事恣行不義琳之張

屬皆已流竄而達漢獨在輦下請收告身斥
黜乃流于外四年封順平君卒子繼宗孝宗

金湊

金湊樂安郡人登第恭愍朝累遷成均直講
諫官鄭樞等上書論辛旽王怒下獄鞫之辭連
湊杖流于御尋宥許從便拜秘書監丞辛禑
時除同憲執義累轉知申事遷密直提學恭
讓初進門下評理兼大司憲與同僚上書曰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彼衆我寡戰於平原曠野則勝敗存亡在於呼吸若堅壁固守則雖四面圍之曠日持久而不能下庚寅以來倭奴肆虐侵陵郡邑剽掠人民郡縣無城堡難以固守望風奔潰使賊如入無人之境以致四十年生民之患自修築城堡之後倭寇不能侵掠生民免於俘獲此目前之明效也夫人之一身腹心爲重而肢體次之以一國言

之則都城腹心也郡縣肢體也肢體雖完而腹心苟虛則受病無日矣今郡縣雖有城郭而都城頹圮非所以爲社稷長遠之計也乞於農隙集諸道丁夫更廣內城舊基修築之王納之復上疏曰頃陳修城之策卽賜俞允然只仍羅城舊基陝隘太甚徒勞無益萬有一朝不虞之變則王畿之民不知所止流移四散必矣願命攸司因舊基廣之今者諸郡民聞殿下修城之令受團聚至京都者亦多

竊聞有還放之議是則失信於民也乞督攸

司及期修築且停中外土木之役以專其事

王以役臣命待後年又言世子朝見之時侍

御僕從當用正人司僕副正邊代介在偽朝

多行不義再被竄逐中興之後全軀是矣又

托為內乘官從世子入朝請奪告身朋正其

罪命削內乘職又論漢陽府尹柳爰廷媒子

句娶以亂風俗之罪流之然湊亦不能齊家

妻女皆有醜聲自此以後入　本朝

崔雲海

崔雲海字浩甫通川郡人父祿護軍有功於
高郵之戰恭愍王追念其功授雲海忠勇衛
散員累轉典工摠郎辛禑時出為忠州兵馬
使斬倭六級獲兵仗以獻又為順興榮州等
處助戰兵馬使兼慶尚道兵船都管領事屢
擊倭必捷遂除順興府使賜馬綵帛兵器遣
之時倭賊據客館侵掠無虛日雲海日與戰
獲牛馬財貨輒與士卒及州民又於一處聚

境內人民作粥賑恤民不餓死咸稱慕之賊退超授典法判書倭寇原忠丹陽堤川雲海為助戰都兵馬使屢戰獲首級以獻賜馬絲帛授忠州牧使倭寇全羅道移全州牧使尋拜密直副使賜忠勤佐命功臣號又為楊廣道廣州等處節制使兼判廣州牧事擊倭于新昌走之雲海妻權氏性妬悍在廣州妬傷雲海面裂其衣折良弓拔劍刺馬擊犬斃又追雲海欲擊之雲海走免即去之然猶未絕

嫁永興君環門下府牒憲司鞫之自此以後

入本朝

列傳卷第二十七

列傳卷第二十八　高麗史一百十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

李穡

李穡字穎叔贊成事穀之子生而聰慧異常讀書輒誦年十四中成均試已有聲穀仕元爲中瑞司典簿穡以朝官子補國子監生員在學三年穀在本國卒自元奔喪恭愍元年穡服中上書曰草土臣穡言臣聞當國家無

事之時公卿於言輕於鴻毛及國家有事之
後匹夫之言重於太山臣以匹夫之賤冒進
敢言狂妄之罪宜在不宥然涓埃之微高深
所資芻蕘之言聖人所取倘蒙殿下曲賜採
擇宗廟幸甚社稷幸甚臣聞經界之正井地
之均治人之先務也洪惟我祖宗創垂之制
持守之規無所不至四百餘年末流之弊豈
盡無有而田制尤甚經界不正豪强兼并鵲
之巢而鳩之居者皆是也有司雖以公文朱

筆先後定其賓主甲若有力乙便無理而況公文朱筆又多魚目混珍者乎然此度田之家皆王之臣陳力之餘所以代耕彼雖失之此乃得之是。楚人失弓楚人得猶弓猶之可也至於民之所天者唯在於田數畝之田終歲勤動父母妻子之養猶且未贍而奴祖者已至若其之之主一則幸矣或有三四家者或有七八家者苟力為而相牟勢為而相敵孰肯讓哉以是供其祖而不足則又稱貸而

益之於何而養其父母於何而育其妻子民之窮困職此之由詩不云乎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殿下即位之初首以田制為務繼降宥旨拳拳於此深謀遠慮出自聖心猗歟偉哉愚以為羨魚不如結網膠柱何能調瑟不更其法難去其弊乞以甲寅柱案為主參以公文朱筆爭奪者因而正之新墾者從而量之稅新墾之地減濫賜之田則國入增正爭奪之田安耕種之民則人心悅人心之悅國入

之增為理之君所大欲也殿下何憚而不為
哉曰富人之田難以亟奪積年之獘難以遽
革此則庸君所行非所望於殿下也若其施
為之方潤色之事輔相大臣必有運籌者矣
豈新進小生所能妄議然其行與不行唯在
殿下誠與不誠耳近年倭寇侵疆至貽聖上
宵旰之憂世臣老德相與謀猷其所以處之
之方俱渴其要然臣以文憂居殯海之地謀
於野者熟矣今之為計不過有二曰陸守曰

海戰車不可濟川舟不可行陸人性亦猶是也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今夫平居之民不習水故足未踏船而精神已昏一遇風波則左顛右倒相與枕籍乎舟中之不暇欲其望作進退以與敵人賈勇難矣臣以為陸守則發平居之民利其器械屯其要害盛軍容謹烽火以眩倭人之目此則撫廉郡守足任之都巡問使何所用之折辱守令靡費供億如是而已海戰之術則臣以

為本國三邊控海島居之民無慮百萬方之泳之是其長技其人又不以耕桑為事而以漁鹽為利比因此賊雖其居失其利怨之之心比之陸居豈止十倍馳一騎奉條畫沿江召募必其賞賚數千之衆一朝可得以其所長之技敵其所怨之人其有不勝者乎況殺敵得賞不猶愈於魚鹽之利乎又以追捕使領之常在船上則州郡得便盜賊可敗矣二者禦賊之要道也蓋陸守而不海戰則彼以

我為御其来未可量也海戰而不陸守則彼
或出其不意而其害有不小矣故陸守所以
固我也海戰所以威彼也如此則不兩得乎
文武不可偏廢文經武緯天地之道也唐虞
三代遐哉邈乎且以兩漢言之高祖之與楚
角也有如蕭何者運籌而無汗馬之功此文
也有如韓信者分兵而有攻戰之勞此武也
光武中興之時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則其文
武并用經緯俱張而為後世之不可及也由

是觀之雖當戰鬪之時不廢講論之道況當
昇平之時可忘戰守之備乎是以先王知其
然立官設職崇文重武未嘗舉此而遺彼爲
我國家熙洽漸磨加以東漸昇平百年民不
知兵萬戶之府係皇朝所立既是虛額請衛
之職爲膏粱所占又且無軍以令准古雖曰
重武而無用武之實矣近以倭賊中外騷然
衆不土著又聞中原之民頗染賊腥尚賴皇
天眷顧我元之深意吾皇涵養生民之洪恩

今且宴安不至顛沛然居安思危則雖滿不溢思患預防何蔓難圖苟或因循一朝有變急將何以備之乎楚國失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可安然坐視乎况我國東有日本北有女真南通江浙之船止有朝天之路西走燕山倭賊之來既已倉皇失措至請甲兵江浙之賊萬一帆船而來女真之人萬一南犀其騎則荷耒之民其遽為干城之卒歟若夜起倉卒人皆跆蹟無以衛社稷扶

君王矣每惪及此竊自寒心臣願設武擧之
科令充諸衛之士試以武勇而習其藝賜以
爵祿而作其氣國足精兵人樂爲用庶幾無
他日噬臍之患矣昔賈誼當文帝無事之時
太息痛哭况今薪火已然猶寢其上乎寧使
微臣獲妖言之罪不使聖朝有無備之譏臣
之願也孔子之道大而遠非臣所能贊揚古
今崇奉廟學規模亦非臣之所能悉論國家
內立成均十二徒東西學堂外蔣州郡亦各

有學規模宏遠節目纖密觀祖宗之意所以
崇重儒道者深且切矣蓋國學乃風化之源
人材是政教之本不有以培之其本未必固
不有以濬之其源未必清古之帝王有令名
於天下者亦致意於斯耳殿下以生知之資
夙慕聖人之道痛學校之廢遂下修葺之令
非惟吾儒之幸實生民之福也然其朋徒解
散齋舍傾頹有由然矣臣請言之古之學者
將以作聖今之學者將以干祿誦詩讀書嗜

道未深而繁華之戰已勝彫章琢句用心大過而誠正之功安在或窮而之他誇其投筆或老而無成歎其誤身其中英邁傑出爲儒之宗匠爲國之柱石者幾何人哉詩云愷悌君子何不作人作人之妙實在王化士流之弊如此則在上之人庸得辭其責乎又况登仕者不必及第者不必由國學及第孰肯棄捷徑而趨岐遠哉朋徒解散齋舍傾頹良以此夫臣伏乞明降條制外而鄕校內而學堂

考其材而陞諸十二徒十二徒又揔而考之
陞之成均限以日月程其德藝貢之禮部中
者依例與官不中者亦給出身之階除在官
而求舉者其餘非國學生不得與試則昔之
招不來者今則麾不去矣臣將見人才輩出
殿下用之不竭矣佛氏入中國王公士庶尊
而事之自漢迄今日新月盛肆我太祖化家
為國佛刹居民參伍錯綜中世以降其徒益
繁五教兩宗為利之窟川傍山曲無處非寺

不惟浮屠之徒浸以卑陋亦是國家之民多
於遊食識者每痛心焉佛大聖人也好惡必
與人同安知已逝之靈不恥其徒之如此也
哉臣伏乞明降條禁已為僧者亦與度牒而
無度牒者即充軍伍新創之寺並令撤去而
不撤者即罷守令庶使良民不盡髡緇臣聞
殿下奉事之誠充篤於列聖其所以祈永國
祚者甚盛甚休然以臣之愚竊惟佛者至聖
至公奉之極美亦以為喜待之甚薄不以為

怨況其經中分明有說布施功德不及持經
聽政之餘怡神之暇註目方策留心頓法無
所不可但為上者人所則效虛費者財所耗
竭防微杜漸不可不慎孔子曰敬鬼神而遠
之臣願於佛亦宜如此臣亦知逆鱗必至於
碎首但恐濫觴或至於滔天故冒萬死不措
一言臣又復思惟盛衰相因理之必然我國
家再世幼冲陪臣執權紀綱失墜人思其治
殿下以聰明寬毅可以有為之資當亂極思

治可以有為之時宜渴於用賢矣未見東帛
戔戔宜急於聽政矣而未見庭燎晰晰賢能
豈盡登庸姦邪豈盡屏退未聞一政之行徒
缺百姓之望如此而望其治成是猶却步而
圖前南轅而適燕臣甚為殿下恥之易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修心之要出治之方
無過於此惟殿下留心焉二年擢魁科授甫
雍府丞中征東省鄉試第一名充書狀官如
元應擧明年赴廷試讀卷官參知政事杜秉

彖翰林承旨歐陽玄見穡對策大加稱賞遂
擢第二甲第二名勑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仕
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尋還國王授
典理正郎藝文應教四年陞內書舍人又如
元禮任翰林院權經歷五年以母老棄官東
歸上書言時政八事其一罷政房復吏兵部
選也王嘉納遂以穡為吏部侍郎兼兵部郎
中以掌文武之選六年試國子祭酒遷右諫
議大夫請行三年喪從之七年以言事忤權

貴一時諫官皆左遷擬穡尚州其夜命以穡爲樞密院右。承宣翰林學士謂宰相副曰李穡才德出衆非他人比用舍不如此無以伏人心自是忝掌機密凡七年十年紅賊陷京王南幸扈從錄功爲一等十一年王聽佛護寺僧言賜田會穡奉御寶印監試榜王遣宦官命幷印賜僧牌穡白曰此事宜議諸大臣不可輕易王怒甚穡恐即印牌王怒猶未解命停印榜知都僉議柳淑諫曰僧以非理干

黷聖政穡爭之誠是殿下聽非理而罷爭臣
於理何王怒稍霽乃即榜穡上箋辭職曰臨
事徑情反激怒雷霆之下撫躬對影若難容
天地之間王不允十二年元授征東行中書
省儒學提擧本國授密直提學同知春秋館
事賜端誠保理功臣號自是與國政雖在羅
間有大政則必就問焉十四年簽書密直司
事十六年重營成均館以穡判開城府事兼
成均大司成增置生員擇經術之士金九容

鄭夢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
教官先是館生不過數十穡更定學式每日
坐明倫堂分經授業講畢相與論難忘倦於
是學者坌集相與觀感程朱性理之學始興
元授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十七年侍
中柳濯等上書諫馬巖影殿之役王大怒下
濯等獄使穡鞫之王欲以事誅濯命穡制諭
衆文穡請濯罪名王曰久爲首相多行不義
致天大旱一也奪演福寺田二也公主之薨

三日𢷬祭三也其葬降用永和公主之例四也不忠不義孰大於此熽曰此皆既往事也近日濯等請寢影殿之役雖以四事歸罪國人皆以為上書之故且此四事皆非可殺之罪願更思之王益怒趣益急熽伏俯曰臣寧得罪安敢為文以成其罪且上書之事非獨濯領都僉議亦知之矣時辛旽為領都僉議方在王側不得已乃曰老夫亦知之但以上恐不敢告耳王命侍中李春富封御寶春富

俛伏不敢進晩曰宜令言者封之命乃穡穡
恐王益怒乃封之書曰臣穡謹封王曰以予
否德不從予言特此去求有德者事之我太
祖初豈王孫哉予避位矣乃移御定妃宮不
許進膳翼日晩欲解王怒啓王下穡獄使賛
成事李仁任知都僉議柳淵訊之坐以不從
王命穡曰臣自布衣謬蒙上知不有戰功不
徑吏職但以文墨小才驟至宰相上恩深重
圖報無由嘗謂苟可以有益上德者不惜身

命力言之以報萬一今柳侍中在縲絏𥡴為
問事官而敢盡言者欲王動心省悟不濫殺
大臣也因泣曰𥡴之泣非為見血於獄官非
敢望達於上聽又非畏死也但恐因此一失
主上之名不美於天下後世也仁任等以聞
王遂感悟放濯等命𥡴曰沐浴而朝予將與
之言明日𥡴進謝王曰毋嫌前怨宜更盡心
十八年改三司右使二十年拜政堂文學加
文忠保節賛化功臣號我

太祖為知門下府事王謂近臣曰近日物議何如對曰皆言國家得人王笑曰文武皆用第一流以為宰相誰敢議之王每召見穡及李仁復必命左右洒掃焚香幸僧神照白王曰君見臣何必致敬如此王曰爾何知此二公道德非庸儒且穡學問含肌膚而得骨髓雖中國亦罕比烏敢慢哉尋丁母憂起復仍舊職二十二年辭免封韓山君辛禑三年加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號禑以穡為師傅

穡追父穀志成大藏經禑圖之命知申事盧
嵩降香八年判三司事稱病不視事明年復
封韓山君尋復判三司事十年以病辭進封
韓山府院君
帝遣張溥周倬等來溥等至境問穡安否禑
以穡稱爲判三司事出迎詰命十一年上書
乞退禑不聽尋檢校門下侍中十二年知貢
舉以舊例享禑于花園禑以師傅敬重之親
執手引入欲對榻坐穡固辭禑親牽内廐馬

賜之命作詩稿書云聖主開興運愚臣荷異
恩科場命分桂早食特羅尊當面山光滿臨
身日色溫經筵忝小技茂渥似乾坤是試稿
嚴立禁防擧子年未滿二十不許赴試判門
下府事青敏修子赴試不中同知貢擧廣興
邦欲取之力請於稿稿不聽十三年禍修西
普通塔命稿作記其略曰我太祖創業垂統
弘揚佛法以保子孫者非前世帝王之所可
及先王能體太祖之心歸崇三寶今殿下修

塔如此殿下之心上合於太祖又可見矣嗚
呼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將不在於今日乎識
者譏其諂主佞佛一日穡稱病不出曰侍中
李成林生長矮屋及為宰相廣占田民一時
并起三第左使廉興邦亦以取斂為事誤國
家者必此二人也十四年我
太祖回軍欲擇立宗室曹敏修謀立昌以穡
為時名儒欲藉其言密問於穡穡亦欲立昌
乃曰當立前王之子遂立昌昌起穡拜門下

侍中賜推忠保節同德賛化輔理號賜馬一
匹王大妃亦遣宦官饋酒果自恭愍薨
帝每徵執政大臣入朝皆畏懼不敢行及穡
為相曰今國家有釁非王及執政親朝無以
辨之王切不能行是老臣之責也即自請入
朝我
太祖稱之曰慷慨哉是翁昌及國人皆以穡
老且病固止之穡曰臣以布衣位至極品常
欲以死報之今得死所矣設死道路以屍將

命苟得達國命於
天子雖死猶生遂與李崇仁金士安如京師
賀正自請王官監國穡以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恐其未還乃有變
請一子從行
太祖以我
太宗為書狀官及入朝道有一官人語穡曰
汝國崔瑩將精兵一萬
李太祖舊諱執之易如捕蠅汝國之民

李舊諱太祖　旦極之德何以報之

帝素聞穡名引見數四禮待甚厚從容賜語曰汝在元朝爲翰林應辭漢語穡乃以漢語遽對曰請親朝

帝未曉曰說甚麽禮部官傳奏之穡久不入朝語頗艱澁

帝笑曰汝之漢語正似納哈出回至渤海與二容船同行及半洋山颶風大作二容船皆没我

太宗所乘船亦幾不救人皆驚懼顛仆
太宗神色自若穡還語人曰今
皇帝心無所主之王也我意
帝必問此事則
帝不之問
帝之所問皆非我意也時論譏之曰
大聖人度量俗儒可得而議乎時田制大壞
我
太祖與大司憲趙浚欲革私田都評議使司

議田制禱以為不可輕改舊法持其議不從
禱謁禍于黄驪府來乞觧職舉李琳自代
昌以禱為判門下府事禱嘗與洪永通李茂
方等設白蓮會於南神寺佛者以禱藉口益
肆其説又久典文衡以其子種學耳掌試種
學素不能文士林頗譏禱私其子昌將親朝
禱曰遠野寒甚宜早行既而昌母李氏悶昌
年幼言於都堂寢其行昌命禱琳及我
太祖劒履上殿贊拜不名各賜銀五十兩彩

賤十匹馬一匹下敎奬諭初崇仁副禱赴京
至是崇仁以買賣事被劾流竄禱不自安上
牋乞退昌不聽命中官賜酒慰諭猶不出昌
趣令視事又命賛成事禹仁烈賜酒于第禱
又上牋辭昌不聽蓋禱。愛崇仁嘗文章其再
上牋意欲救之也禱遂歸長湍別業昌遣中
使李臣存问又遣知申事李行賜酒敦諭請
還禱不起恭讓即位禱自長湍。詣闕賀還王
召入内下床而待乃曰平生閑遊不意今日

得此也願卿補之復以爲判門下府事王親
祼大廟告即位將事之夕有司請撤禑母神
主穡曰此事未保其終姑徐之左司議吳思
忠門下舍人趙璞等上疏曰判門下李穡事
我玄陵以宗儒位輔相及玄陵薨無嗣權臣
李仁任自欲擅權貪立幼主而穡助議立禑
諸將回軍議立王氏之際大將曹敏修以仁
任姻親欲立子昌以從其邪謀問計於穡穡
亦嘗以昌爲心遂定議立之其子種學宣言

於外戚曰群臣議立宗室卒立世子吾父之
力也橘之回自京師也與李崇仁金士安等
相期謁禑于驪興而橘先期獨見其獨見之
際所言公歟私歟是未可知也及
天子有命曰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非三韓
世守之良謀忠臣義士議復立王氏以遵
天子之命而賊臣邊安烈欲立奇功以要富
貴與橘及禑舅李琳及金佇鄭得厚等謀迎
辛禑以沮復立王氏之議若以爲既已十五

年委質爲臣而不可復有他心則何負於五百年之王氏而忠於十五年之辛氏哉穡世仕王氏受恭愍罔極之恩附仁任則立辛禑而絶王氏諸將議立王氏則附敏脩黜禑而立昌忠臣義士議復王氏則附安烈黜昌而迎禑其在禑昌亦爲反側之臣矣然此不足論也世爲王氏之臣諂附賊臣使王氏之宗祀永絶其爲罪惡天地宗祀之所不容也嗚呼王莽簒漢成於張禹者非禹與其謀而効

其力也但以禹為儒宗素有重望者而附於
莽則莽無所忌憚國人亦且信從而不附於
莽者及為罪人然不能自解於朱雲之請斬
不能自逃於後世之公論禱附禍昌為國人
倡罪及有重於禹也且禱為仁任所重保其
富貴而仁任與其黨堅味興邦恣行貪欲鬻
官賣獄賄賂公行奪占田民怨積罪盈卒致
敗亡而禱不言其非為禍師傅屢受賞賜亂
臭子弟咸擢高科布列要職見禍肆其暴虐

殺戮無辜而穡不正其過見禍妄興師旅將
犯上國之境以基東方無窮之禍而穡又不
言之國家以私田瘠公家而害民生興辭訟
而毀風俗議欲革之以正田法而穡為上相
固執不可使其子種學揚言於人以倡巨室
怨謗之端李琳貪墨厚為國人所知穡又欲
納交外戚以圖保全薦琳自代又以儒宗佞
佛印成藏經舉國爭効唯恐不及以誤風俗
使子弟言於人曰非吾父意追祖穀之志耳

是則陷父於異端而不之恤也又以奉昌朝
見迎立辛禑之計未遂托李崇仁被劾歸于
長湍覬望事變及殿下即位公然而来受判
門下之職立於百官之上了無怍色曲學阿
世飾詐釣名請下攸司論穡父子及敏修之
罪以戒後世爲人臣而不忠者王命罷穡種
學奪敏修告身思忠等復上疏論劾流穡于
長湍種學于順天遣仵正田時鞫敏修于昌
寧時欲以敏修立昌之謀出於穡取辭敏修

不服曰立昌之罪予固獨當穡實無與焉思
日逼之乃服二年憲司上疏請治穡敏脩立
昌又欲迎禑之罪諫官又上疏請下穡敏脩
于憲司嚴加鞫問置之極刑命削穡職與敏
脩徙遠地左常侍尹紹宗以穡門下不署名
臺諫復請穡罪王遣思忠時及執義李阜鞫
穡于長湍命之曰毋令穡驚動若不服當更
稟旨穡果不服曰倡立辛昌非穡所知穡若
妄言上天監臨請與敏脩對辯思忠遣時以

聞王命加拷訊時還宣旨使獄卒執杖立左
右竟日通夜逼之且示敏修寧昌獄辭穡曰
回軍議立之際敏修同穡宗親與子昌孰當
時敏修以主將領兵還且與昌外祖李琳為
族同心穡不敢違以禑立已久當立子昌為
對無首勸擅立之語去年朝
京師到禮部尚書李原明曰汝國逐父立子
天下安有是理王與崔瑩皆被拘因是何義
耶予應之曰崔瑩教王謀犯遼陽將軍曹敏

隆興
李[太祖舊諱]以為不可到義州不敢發瑩數趣之
不獲已回兵繫瑩獄於是王怒欲害諸將故
太后廢王置于江華去開京二十餘里舊都
勝地怡養性情無如此地且宰相侍衛儀仗
罷物朝夕膳奉皆如平昔何放之有及還謂
侍中
李[太祖舊諱]曰原明之言耳可得聞口不可道驪
興遠地迎置近地可免放君之名但此語而

已固無迎立議議思忠等取辭乃還穡嘗語
人曰昔晉元帝入繼大統致堂胡氏以為元
帝姓牛而冒續晉宗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
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若微弱不憑依
舊業安能繫屬人心舍而創造難易絕矣此
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也穡於立昌
氏不敢有異議者亦此意也臺諫并論穡斂
怨罷不報交章復論遂移穡于咸昌臺諫又
論穡琳王欲與宰相議知申事李行曰臺諫

之論安知非功臣意耶手書疏尾曰依申以
穡爲座主令右代言趙仁沃代署名臺諫劾
行黨附座主專事蒙蔽又劾仁沃侵官王不
得已皆罷之我
太祖及功臣七人上書以爲臺諫論列非臣
等所知人以此歸咎臣等禑昌之黨疾臣等
造言興謗臣等請避位弭謗以保性命遂皆
杜門大司憲成石璘聞之亦上書辭職臺諫
論執愈堅王素未信李穡謀亂且爲洪壽駙

馬成範之父故怒臺諫彈劾不已不進膳臺
諫伏閤請命王曰琳禧等皆已流竄勿更論請
王以功臣等不視事命評理裴克廉署事都
堂大提學安宗源左使權仲和等白王曰都
堂庶事至繁如兩侍中不可一日無也速令
九功臣就職王曰卿等其圖之對曰古者一
相辭職都堂皆改批今亦宜改九功臣批令
出視事王從之九功臣詣闕拜謝王召入內
殿賜酒慰之乃出視事臺諫以言不聽辭皆

左遷為守令流行于清州王昉趙胖還自
京師白王曰禮部召臣等曰爾國人有坡平
君尹彝中將〻郎李初者来訴于
帝言高麗
李侍中立王瑶為主非宗室乃
李侍中姻親也瑶與
李侍中謀動兵將犯　上國宰相李穡等以
為不可即將李穡曺敏脩李琳邊安烈權仲
和張夏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貴生等殺害

將禹玄寶禹仁烈鄭地金宗衍尹有麟浩仁
桂陳乙瑞慶輔李仁敏等遠流其在貶寧相
潜遣等我等來告
天子仍親請王動天下兵來討乃出彝初所
記穡敏假等姓名以示之胖與彝等對辭曰
本國事大以誠安有是乎因問彝曰甯位至
封君頗知我乎彝愕然失色禮部官曰
天子聖明亦知其誣矣甯速還國語王及宰
相將彝書內人等鞫問來報於是臺諫相繼

上疏請鞫燮初之黨留中不下會宗衍逃遂

下玄寶仲和補夏仁桂有麟于巡軍大獄遷

起令臺省刑曹雜治之先鞫有麟峻急辭連

崔公哲崔夕七曹彥趙璥公義韓成金忠安

桂郭璇鄭丹鳳朴義龍等并下獄初有麟從

弟思康素無行嘗為僧犯贓亡入

上國改名燮有麟家臣丁夫介從胖赴

京師知而不言及還先往有麟家言其狀有

麟在獄憂憤不食而死梟首于市籍其家因

夫介逮繫鞫琳仁烈仁敏地崇仁近種學貴生等于清州獄遣門下評理尹虎密直副使朴經右司議李擴刑曹佐郎申孝昌田時與楊廣道觀都察使柳珣鞫之虎等在清州鞫諸囚皆不服忽雷雨大作前川暴漲毀城南門直衝北门城中水深丈餘漂沒官舍民居殆盡獄官蒼黃攀樹木以免故老謂自有州以來未有水災如此其甚者王以水災下敎釋之仍安置咸昌尋宥鞫許從便三年憲府

請復治穡種學不從憲府復論穡罷王逖從
之流于咸昌諫官又論種學流遠地俄許京
外從便穡上書謝曰臣以不才幸遇殿下入
繼丕統即於初政叨受判門下事滿溢是懼
愈增兢惕未浹旬日遽被彈劾連章黑牘請
置極刑閱歲三段益峻不衰臣之性命在於
朝夕苟非殿下好生之德與天同功臣豈能
渴至今日以沐聖上作解之澤哉臣聞命之
日急於謝恩即離脫所踰嶺而北蒙犯風雪

忠驪之間宿疾發動難於跋涉致此淹留未
得逕造闕庭伏望憐臣衰憊永示好生之德
王覽書即命驛召禧及崇仁種學禧還京謁
我
太祖于私第
太祖驚喜迎之上座跪進酒請禧立飲禧不
讓人皆非之極歡而罷王聞之曰此二公疇
昔之情好也王嘗謂左右曰向者憲〻者數上
疏請誅禧予以為禧嘗事玄陵言事忤旨雖

恕甚猶待以禮又為僞朝奉使大明
帝寵待優渥召待便殿屢賜宴慰天下相望
其為人以玄陵之膚鑑
皇帝之威靈禮貌如彼況如寡人其敢冨之
居數日穡與崇仁種學詣闕謝恩召入內殿
賜酒慰之命還告身復封韓山府院君領藝
文春秋館事四年宴群臣于壽昌宮穡醉發
聲大笑侍近大護軍金昇卿止之穡惶恐趨
出鄭周周柳蔓殊等醉輒喧呼是日稍戢盖

懲於李恬使酒得罪也誅夢周鞫諫官金震陽等辭連禴種學種善流種學種善于外王使謂禴曰卿之二子得罪於朝卿其去矣兩江之外惟卿所適禴憮然曰顧無田宅果安歸乎遂貶衿川尋徙驪興入

本朝封韓山伯卒年六十九賜祭賻禮葬之謚文靖禴天資明敏傳覽群書為詩文操筆即書略無凝滯勉進後學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學者皆仰慕掌國文翰數十年屢見稱中

國平生無疾言遽色不露圭角不治生產雖
至屢空不以爲意然志節不因無大達白學
問不純崇信佛法爲世所譏有牧隱集十五
五卷行于世子種德種學種善種德官至同
知密直司事種學簽書密直司事

禹玄寶

禹玄寶字原功丹陽郡人父吉生赤城君玄
寶恭愍朝登第補春秋檢閱累遷執義拜左
司議大夫時正言尹紹宗草疏將請去金興

慶斬金師幸羅影殿役玄寶知之託以紹宗
曠職効去之與同僚金允升徐鈞衡崔積善
盧嵩等上疏曰事貴变通言要切時不通乎
变事難有成不切於時多言何補臣等承之
言責未有一言能副聖慮敢不罄竭衷懷思
有以補聖德之萬一國家自庚寅年以来倭
賊為寇連兵追捕未能擒制近年以来狂暴
尤甚殺害將師擄掠人民沿海郡州遠近騷
然至於再犯京畿無所畏忌將来之患固難

測量將相大臣恬不為意制禦之方未有成
算如或群賊乘間突至將何以處之凡事預
定則有備無患倉卒則智者難謀願殿下謀
及宰相謀及將帥謀及朝臣問以計策豈無
方略可施者乎早定規畫無失事機議者以
謂賊善舟楫不可以水戰若造船艦是重困
吾民是不然水賊不可以陸攻其勢明甚且
攘賊禁暴本欲為民其可念小弊於民而貽
大患於國乎今東西江並置防守賊近海揚

揚而來我軍臨虎拱手而已雖精兵百萬其
如水何哉宜作舟艦嚴備器仗順流長驅塞
其要衝賊雖善水安能飛渡倘得勢便搶捷
掃蕩亦可必也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况戰者
危事一勝一負存亡關焉不可不慎國家素
無預備民不知戰一旦有變搶攘顛倒方始
驅衆以充卒伍兵刃未交望風披靡以此而
戰爲守有成雖孫吳爲將亦無能爲矣宜預
先將帥蒐卒鍊兵教而習之使人人耳熟金

鼓目慣旌旗皆以戰爭不為驚駭之事則雖
遇勁敵皆能敢鬭豈有狼狽失次者乎用兵
之道專在於將良將之才自古為難宜擇子
弟有器識者並令學兵法習武藝常加教閱
訓養精銳待其成才而用之良將何難得而
用兵其有失律之患哉古有兵書取人之科
即此意也食者民天不可不重孔子言兵先
言足食食如不足兵雖衆將焉用哉國家用
兵已多年矣未有蓄積以備不虞況今兩澤

愆期豐歉難知宜廣儲偫以贍軍食人事動於下天變應於上天人相與之際休咎之徵不可誣矣邇來乾文示警地道興妖非一而再安得不謂之異乎古者有無祥而致災以災而反祥者在人主戒謹與否耳願殿下益加修省以弭天變殿下臨御以來勵精圖理屢下德音須示修令其於憂國愛民慮甚遠也法悉備也然而理効無著教化未孚其故無他但有司者以為文具循舊弊耳願取兩

申以後累降條畫申勅有司舉行無遺便民
之道不出乎此王下都評議使司然竟不行
辛禑初授密直代言陞提學轉同知司事兼
大司憲禑乳媼張氏將奈松岳禑使宦者鄭
鸞鳳言於玄寶曰今禁酒令嚴乳媼欲奈松
岳何如玄寶曰酒祀神之物若受司醞帖則
可矣進政堂文學仍兼大司憲久之拜門下
贊成事提調政房改三司左使尋復爲贊成
事賜純忠翊戴佐理功臣號

太祖回軍碣南諸將職以玄寶為侍中纔數
日羅而封丹陽府院君恭讓即位金佇獄起
辭連玄寶郎舍上疏請置極刑不報復上疏
請正典刑籍沒家產又不允郎舍伏閤待命
王以玄寶於佇辭證不相干只免官郎舍吏
疏請不聽尋判三司事逮繫彝初獄以究異
渴免憲府言不可輕赦又不聽大司憲金士
衡等上疏言羅涉彝初者已皆遠竄而唯禹
玄寶權仲和張夏慶輔等留在京城不宜羅

同罰異請一切逆之王以情狀未明事在赦
前不允翼日又請皆不報於是士衡與執義
安景儉崔遠掌令許周崔曉持平趙庸以言
不聽辭職不允令視事又皆稱疾不出刑曹
又上疏請竄玄寶等王下都堂都堂請從刑
憲之請王不得已流于遠地錄宥許從便憲
司上書請李穡罪而不及玄寶爲正朴子良
等相與議議時玄寶子洪渴爲執義赴衡子
良等不庭迎大司憲金湊言子良等不迎執

義又議憲官爲曠職以下淩長請罪之下子
良等于巡軍鞫之子良曰沮王氏議立昌者
禧也謀迎禑欲使王氏不立者玄寶也二人
之罪同一律也本府論禧而不論玄寶其以
子洪渴爲執義也洪渴論禧罪是即論其父
也與同列論父之黨而不即辭去是不有其
父也其父謀絶王氏知而不諫是不有王氏
也是無父無君之人也何以迎爲項者命省
憲刑曹議玄寶等罪乃以罪疑惟輕論然謀

近禑以絕王氏送彝初於上國將害本國罪
之大者省憲刑曹不能糾治反從輕論故曰
曠職萬戶柳蔓殊曰所司論玄寶等罪容封
以聞若等何由知之子良曰聞諸糾正安升
慶乃因升慶鞫之升慶曰前此詣鄭道傳第
問曰聞公上書言事甚切然乎道傳曰然具
言書中之事予聞之遂不迎洪浔又見道傳
問曰近者省憲刑曹論禑昌彝初之黨具容
封以聞見乎道傳曰若等以禑昌彝初之黨

爲大惡然其事已矣吾所聞止此爾於是杖
子良升慶配水軍改洪淂爲典校令省憲刑
曹上疏劾流道傳于奉化縣臺省交章論玄
寶罪請削職遠流疏再上王以其孫成範爲
駙馬故皆留中召臺諫曰玄寶罪狀雖或明
白予必赦之况罪狀未明曾被流放又在赦
前其勿復論臺諫退上疏又請不允知申事
成石璘代言柳廷顯等曰事關大體不可不
聽王仰而思之臺諫復面請王勉從之命玄

竄曰今有司强請卿罪卿宜歸所安處乃流
鐵原尋宥之封丹山府院君鄭夢周誅覇諫
官金震陽等辭連玄寶王以成範故釋不問
都評議司執玄寶與其子知密直洪壽典醫
副令洪富判事洪康上護軍洪得禮曹正郎
洪命及宗室南平君和壽延君珪寧原君錡
益山君敍福原君諧順寧君瞞保寧君福門
下贊成事安翊判開城府事金南得密直使
崔乙義前淸州節制使王承貴前密直副使

都興知申事安瑗左代言柳廷顯右代言許
應判事朴興澤前延安府使安俊內府令申
元弼兵曹摠郎崔咸宦官姜仁富流遠地使
經歷張至和白王曰玄寶等屢干罪犯過蒙
寬宥猶不改心乃更謀亂禍機急迫未及上
聞將玄寶等分配于外臣等聞亂臣賊子人
得而誅之敢用先發後聞又上疏曰賞罰人
主之大柄也賞罰不明則善惡混淆紀綱紊
亂而危亡隨之伏見禹玄寶洪壽父子本以

邪媚之行依阿取容竊位苟祿但知其家不知有國無一念及於生民無一言及於公道頃在僞朝黨於林廣廣行賄賂占奪民田免於戊辰之誅幸也而玄寶則忝於金佇得厚之誅洪壽則與於迎立辛禑之議屢被彈劾竄免己罪陰造爨初造餙大言訴於
上國請親王動天下兵謀害本國與實萬世不赦之罪近年以來臺省抗疏論罪者數矣但賴殿下寬慈幸蒙原免誠宜改行易慮以

報聖恩顧乃深銜向之論已者擬欲報仇朋比夢周援引私昵諂佞之徒布列攸司又與宗親等無時聚謀誣陷忠良擾亂國家罪不容誅臣等備員相府以社稷大計不可坐視而不言故於前日將罪魁玄寶及其子洪壽等五人竄與南平君和等二十人已皆逬斥于外而罪惡貫盈未厭衆心伏望明正其罪籍沒家產以明國家罰惡之典王命流玄寶于鷄林皆削職遠流憲府上疏曰殿下即位

以来交故相仍朝廷不睦此無他賞罰不明恩義不分之致然也禹玄寶素無節義阿世取容位至宰相洪壽奸回諂媚一無可稱魯緣戚里罷遲優渥並宜恭謹守職以補王室也既與安烈逆謀又與夢周陰謀構亂所犯屢著罪在難宥特殿下數宥之恩忽社稷安危之計曾無訴懼日益驕於謀去忠臣作事報復遂使中外相疑臣隣不解竊為殿下痛甚法者國家之大柄不可以私撓也今都評

議使司上疏論列而殿下屈法寬貸以缺衆
心伏望殿下許以社稷斷以大義明正其罪
垂戒萬世郎舍亦上疏請一依都堂所啓皆
不報憲府復上疏曰天祐聖神以復王室而
殿下勵精圖理致至昇平實三韓萬世之幸
也而禹玄寶父子前日所犯皆関國體法不
當宥賴上寛仁獲全性命而乃懷報復之志
日肆姦邪之計朋比夢周連結宗親陰圖搆
亂貽患國家是誠宗社之罪人恐殿下不得

而私也竊念殿下即位以來禍亂相繼迨今
不鮮無非此人之為也溥照文帝之親舅也
一犯法而文帝不小暇貸以存漢法揚妃玄
宗之寵姬也一有變而玄宗割愛正法以安
衆心蓋不得已也願殿下深思熟慮斷以大
義永絶禍階郎舍金子粹等言禹玄寶構釁
生事之罪在所不赦輔臣愚臣上章請罪而
殿下不以大義處之務從寬典是愛克厥威
流於姑息而大有乖於從諫之美意也願明

示威斷一依前日所奏以快衆心王命永不
叙臺諫復啓章請罷留中不下伏閤力爭王
曰玄寶父子罪雖重予。惡殺不忍本加誅且
予既從臺諫之言已遠流矣臺諫宜亦從予
言毋强言也臺諫又言震陽等獄辭云洪壽
洪富指喉上疏請明正其罪於是更流洪壽
洪富遠地永不叙玄寶入　本朝封丹陽伯
卒年六十八輟朝三日賜賻致祭官庀葬事
謚忠靖

李崇仁

李崇仁字子安京山府人恭愍朝登第授肅雍府丞累遷長興庫使兼進德博士本國選文士應舉

京師崇仁爲首選以年未二十五不遣歷禮儀散郎藝文應教门下舍人辛禑時除典理摠郎與金九容鄭道傳等請却北元使坐流削職尋釋之起拜成均司成轉右司議大夫與同僚上疏曰從諫人君之美德故書曰惟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殿下春秋鼎盛國
家多故正當勵精求理之時也近日憲司請
開書筵即賜俞允群臣喜慶以為聖學日進
當日與老成大臣講論治道終始惟一不可
怠忽先王克謹天戒不敢遑寧故詩曰敬天
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曰無
曰高高在上日監在玆竊聞近日書雲觀上
言乾文有變是天仁愛殿下而譴告也宜減
膳徹樂恐懼修省上以荅上天仁愛之心下

以慰群臣顒望之情守令民之司命苟非其
人民受其害民之憔悴莫甚此時乞令兩府
臺諫六曹各舉所知舉非其人罪及舉主近
來遷代太速雖得其人未見其效須倣三載
考績之法滿三年方許遞代令按廉殿最以
聞如有政績尤著者不次擢用興師動衆必
有其奬故遣將帥宜有節制國家已於各道
置三元帥一道之任宜專委三元帥近來一
有小寇三元帥外別遣諸元帥諸兵馬使非

雖委任不專卒無成功往返之間民受其苦
乞自今本道之任專委三元帥隨其成敗以
明賞罰仍乞各道元帥依六都道巡察使軍
目統率本道軍官毋得奪占以致紛擾設官
分職各有攸當故先王置內侍府以待中官
是爲令典不可改也乞復置此官將中官之
小心謹慎者隨品轉用毋與朝官設險守國
先王之制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近來海
寇大熾侵至畿甸中外城郭頹圮不修民無

所擾流移莫禁盜益深入乞内自都城外至
沿邊州郡各令有司以時修舉務要堅固使
民安業且有功而賞人必相勸無功而賞人
必不服國家土田之賜太以待有功近來冒
受賜牌占田太多者有之乞令有司根究推
刷其不盡與南韋興王癸卯三等功者收其
田雖在三等之例其所占過其數者收其羸
數以充軍須功臣之號除有功外亦宜重惜
近因倭寇諸道貢賦太半未納百官之俸歲

減一歲崇敬府尚瑞寺及興福崇福典寶三都監已無所職但廩廩祿乞皆革罷近来官爵真添相雜其謝牒但有堂後署而無印信恐後日必有假濫乞東班則典理司西班則軍簿司印信署給尋拜密直提學興政堂文學鄭夢周纂實録崇仁夢周會權門燕飲不勤編摩時議譏之轉同知司事以李仁任姻族杖流通州召還簽書密直司事與李穡金士安如 京師賀正還拜藝文館提學辛昌

時與朴天祥河崙等辨永興君環真偽坐誣
憲司請置極刑崇仁逃獄卒及接崇仁子次
若索之鞭背流血過梨峴適遇我
太祖獄卒匿次若路傍家次若大呼曰願
令公活我
太祖驚問之謂獄卒曰豈可責子索父耶即
命釋之令從者一人歸次若于家乃與侍中
李琳白昌曰即位之初宜布寬仁請宥天祥
等且崇仁侍講書筵啓沃有日乞令供職於

是流天祥等于遠地崇仁乃出赴書送憲司
劾之崇仁辭不允諫官具成佑吳思忠南在
沈仁鳳李堂等上疏劾崇仁曰傳曰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此天下古今之常典
也苟為臣子而不孝不敬罪莫大焉臣等竊
惟崇仁性稟姦貪言行邪佞才無經國慮不
及遠但以文墨末藝出身盜名久居樞要往
者仁任用事既為黨比堅味盜國又為腹心
頗張威福恣行不法父母之喪未滿三年不

得掌試國家之制也而崇仁爲散騎常侍當
毋憂來爲監試而不可以朝服試之故以常
侍高官降來上護軍以掌其試且毋死繞踰
百日啗肉自若以毀人紀是不孝也比來上
國以群兇貪饕絶我國矣而群兇伏誅聖上
中興侍中李穡以天下名望力疾入朝而崇
仁從行不改本心身親賣買有同商賈以悦
我侍中之行而使中國之人嗤我三韓士大
夫之面雖詩成七步口誦堯舜之言曾犬豕

之不若真所謂小人儒也豈可以爲侍讀而
置諸左右乎至于近日肆其姦謀誣謟宗親
欲敗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而情見辭窮違
命隱匿殿下以侍讀之故命赦句問又降宣
麻優禮待之而崇仁不知天地包容之恩遲
留旬月不即進謝其無上毀禮之意甚矣其
爲不敬孰大於此敗常亂俗帝王所不宥願
令憲司案罪痛理遠竄四裔以懲不孝不敬
與夫辱國之罪以正人倫以勵士節旨下其

疏于憲司令究問是夜憲司使臺卒守崇仁家崇仁穴墻逃獲之上疏劾流京山府又劾前秘書監朴敦之嘗蒸妻母今又淫李穡入朝親自賣買并流遠州敦之卽密陽也與崇仁素善故及簽書密直司事權近上疏論赦崇仁曰近日臺省論執崇仁罪狀殿下優容復其爵位而論者愈堅指爲不忠不孝殿下重違諫憲擯黜崇仁以示至公然有君如殿下之明有臣如崇仁之賢而反以大惡得罪

以累聖明甚可惜也不得不辯夫謂崇仁為
不孝者以其母沒三年之内為試貢也然當
是時其父元具既老且病命在朝夕恤恤然
欲及其生得見其子掌試之榮也國家重崇
仁之才憫元具之志俾掌監試若崇仁苟辭
則是知有死母而不知有生父也欲免其身
後之讁而不恤其父當時之志也故雖内不
自安而黽勉就職是雖有過孔子所謂觀過
知仁者也誠是孝子之不幸不可謂之不孝

也今之仕者或有父母俱沒三年之內冒干
口傳赴試登第者或有踐華要坐府司刑人
殺人不以為愧者不審此人父母俱沒為誰
榮乎為自己也為父忘母猶為不孝為自己
忘父母得為真孝乎况我國人能行三年喪
者萬或有一國家又設起復之法以奪其情
若罪崇仁必求能行三年喪者用之則是棄
萬得一臣恐殿下不能得人而用也之不察
崇仁愛父之情累以不孝之名豈不甚可惜

乎夫謂崇仁爲不忠者以其推鞫永興眞僞
之事既稟上命宜卽自詣遷延不進以至隱
避也然崇仁大臣永興眞僞之辨言語之小
失也以國家舊法處之不過送一公緘問之
而已又況前日憲司上書以爲大臣不法不
使就吏裁辱殿下然之定爲判格故崇仁恃
國家之舊法信殿下之判旨不卽就鞫及至
憲司發怒推致然後知舊法之不足恃判旨
之不足信勢窮事迫至於隱避是雖怯弱亦

由處之失道使之驚擢非是崇仁心懷不忠敢拒上命也其涉永與真偽之事蓋其天性慈祥篤愛朋友適與可與輩化潛相從得聞其言非是崇仁誑妄倡為此言也及復爵位不即進謝者誠畏憲司亦非不敬上命也若夫奉使中國身親買賣之事其致譏有由焉指揮姓陳者其妻即崇仁妻之宗族也因往其家往過市巷又欲遊觀行于道上有與崇仁不協者因為此言以誣毀之聽者不察以

為寶然若果買賣以辱國家則臣之奉使適
在崇仁使還之後當得聞之臣在中國未嘗
一聞崇仁買賣辱命之事不審議者其亞未
嘗躡中國之境其耳何得聞此事乎譖者果
能賢於崇仁者乎徒信譖者之言而不信崇
仁之行又何偏也惟我國家臣事
大明以來表箋詞命多出崇仁之手恭懸得
謚上王襲爵皆崇仁文章之力也得免歲貢
金銀馬布亦崇仁之力也

皇帝屢稱文章之美謂我國有人物者亦是
崇仁之功也崇仁文章簡潔高古間世挺出
中國罕有國家詞命不可不使此人掌之也
議者不此之察反信小人陰毀之言敢以大
惡加之豈不甚可惜乎親親尊賢二者爲天
下國家之大經也殿下親重宗室欲雪其恥
特命所司以明永興真僞之由親親之道可
謂得矣崇仁久爲侍講之官殿下所受教之
臣也纔有疑謗不爲辨理卽命放黜尊賢之

道有未至焉臣竊爲殿下惜之也亦宜爲之
特命所司推明其謫自出之由謫者果能不
買中國一毫之物者乎崇仁行貨必不能神
轉而鬼輸用車幾兩馱馬幾匹其車果皆崇
仁之貨乎其馬果倍他人之例乎一一推明
謫者真無一毫之買車皆崇仁之貨馬倍他
人之例然後明正崇仁之罪則崇仁自服而
萬世稱殿下之公矣若謫者亦有販買之物
其車非盡崇仁之貨其馬非倍他人之例則

諂者真誣陷君子之小人宜正諂者誣陷之罪以雪賢臣受屈之辱則尊賢之道亦得而萬世皆稱殿下之明矣議者又以為崇仁讀書通理素有重名難同其他無知之人所犯雖小宜置極刑又何不思之甚也不識義理無補國家者有所犯則以為不足數恒容而保之能通文章有益邦家者小有疑則以為不可赦必推而陷之則是後進之士皆欲為苟免無恥之人誰肯苦心極力窮經通理得

虛名而取實禍乎其毀人心術隳士風而誤
後學也甚矣自古有議賢議能議功之法賢
者能者或有所失議其賢能從以末減所以
使人人皆勉於賢能也今之議者反重賢能
之罪是沮後人為善之志也假使崇仁誠為
有罪若議文章之功特加赦宥後進之士皆
勉於為學矣况今崇仁之罪如臣所陳皆有
可議者乎伏望殿下下臣此書于都評議使
門下府司憲司推詰譖者明其曲直以雪其

恥以褒其賢尊師儒以勸後學公道幸甚昔周公孔子皆大聖也周公未免於有過孔子未免於被毀微孟子之辯則匡章未免為不孝無同舍之歸則不疑未免為盜金之聖賢不幸被謗亦多有之願殿下不以被謗而輕崇仁也殿下若以臣言為可舉而施之以為不可宜付有司以正臣朋比罔上之罪臣寧欲與崇仁同被重責雖死無恨不欲坐見崇仁以誣得罪而貪位畏威苟容緘默也夫

司憲趙浚時起復故以父母俱歿三年內踐
華要坐府司等語為已發也深衘之崇仁雖
有才然行己則所失固多近之論敵亦不可
謂至公近嘗言穡之入朝也士安偏從禑人
白巨麻多賚金銀以行崇仁令減其數巨麻
恨之搆虗事昌下近書于都評議使司令議
使司移門下府門下府牒憲府問崇仁伴行
通事宋希正希正云崇仁賚白金苧麻布入
市買彩段十六匹絹二十餘匹木綿五匹色

絲五六斤又鞫私隸白仁者亦如正希言諫
官上疏論近日臣等上疏論崇仁罷殿下命
憲司鞫之崇仁逃匿簽書密直權近上疏極
言崇仁無罪且揚其賢請鞫論崇仁者臣等
不得不辭乞賜垂察惟我先王上法三代以
立表制及國家多故權道廣宋之制奪情起
復然其起之也甚謹必使禮部奉旨牒中書
中書牒諫院諫院牒憲司憲司復牒禮部替
起視事故名卿大儒固有不得已而起復者

蓋急於用人才非所以榮其人也是以宗廟大享正至誕節與夫八關燃燈凡諸朝會則不與焉此國家成法也雖頑愚之人至於吉禮皆曰吾父母三年之內不敢與焉況冠帶而掌國試乎崇仁讀書登第盜名一世斬焉在衰絰之中諂附林廣求為常侍而處華省又掌國試夫常侍諫官也不可以公然毀禮故降批上護軍為監試試官以吉服入文宣王廟坐明倫堂啗肉自若揚揚然榮耀於人

以貪獸之行導三韓後學之輩臣等誠恐以
不正之學累殿下惟新之理故不得不追論
之也權近反以其掌試爲孝文是欺殿下而
毁人倫也近非不知崇仁之犯法毁禮爲有
罪而臣等之論劾爲有理也但阿私所好餙
詐文非蒙蔽上聰欲害所司耳且崇仁誣陷
宗親詐窮獄成乃逃殿下以侍讀之故命赦
之臣等再論其罪而又逃其爲不敬孰大於
此而近反謂之賢以臣等爲誣陷君子請加

推鞫是欲使諫官杜口而開殿下拒諫之漸也所謂一言喪邦者也其買賣之事一行宋希正及白仁等明白納辭而近黨比崇仁欲害所司敢以妄言欺罔上聽其罪莫甚乞下憲司收其職牒與希正白仁等對鞫以正其罪下都評議使司議之郎舍復上疏曰崇仁誣陷宗親欲毁人之大倫其罪一也毋喪三年之内吉服掌試啗肉自若以毁風俗其罪二也奉使上國身親買賣與市人爭利失使

臣之節其罪三也所司法官奉王命鞫宗親
真偽而逆命逃匿其罪四也所司劾奏殿下
赦不問又降宣麻優禮待之而不即進謝其
罪五也崇仁之罪如此而權近朋比餙詐欲
以掩庇謀害所司其罪有甚於崇仁固不在
赦不宜付相府而更議也且棄罪定法非宰
相之事也乞下憲司收其職牒明正其罪昌
命勿鞫奪告身流牛峰縣起居舍人孟思誠
以嘗受業於近不署名於疏恭讓時諫官論

崇仁與河崙前為仁任腹心後徇穡姦訐以
背辛昌朝見而欲立辛禑以絶王氏之血食
徙流他郡彝初獄起逮繫清州以水災免未
幾許遐便君還給告身除知密直司事同知
春秋館事又以鄭夢周黨削職遠流尋卒崇
仁天資英銳文辭典雅穡每歎賞曰此子文
章求之中國世不多得
高皇帝嘗覽崇仁所撰表嘉之曰表辭誠切
中原士大夫觀其著述亦莫不歎服有陶隱

集行于世子次默次若次蹇次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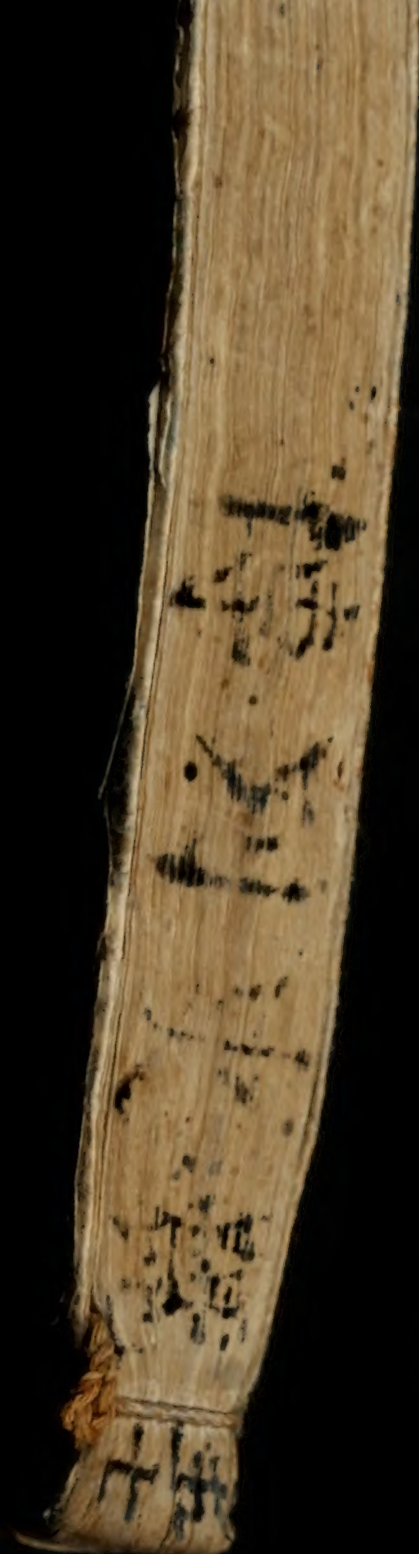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二十八









